

毒气战

——追寻恶魔的踪迹

日本军队遗弃在中国的那些化学武器，往往被称为「毒气弹」……芥子气被称为「毒气之王」，而路易氏气被称为「死亡之露」。迄今为止，仍没有治疗这些毒剂伤害的有效方法和药剂。一旦受害，或者死亡，或者承受极大的痛苦和漫长的治疗。

◎步平 著

日本侵华暴行实录丛书

中华书局

日本侵华暴行实录丛书

毒 气 战

——追寻恶魔的踪迹

步 平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毒气战——追寻恶魔的踪迹/步平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5

(日本侵华暴行实录丛书)

ISBN 7-101-04744-0

I. 毒… II. 步… III. 日本-侵华事件-史料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2997 号

书 名 毒气战——追寻恶魔的踪迹

丛 书 名 日本侵华暴行实录丛书

著 者 步 平

责任编辑 欧阳红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6¼ 字数 21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744-0/K·2035

定 价 28.00 元



步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东北亚国际关系、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化学战和战后遗留问题等。曾长期专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化学战及遗弃化学武器的情况，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特别是考察了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进行化学战准备的大部分重要地点，采访了从研究、制造到训练、使用各环节的见证人。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化学战》、《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评析》等。

日本侵华暴行实录丛书

细菌战

毒气战

万人坑

强制劳动

慰安妇

南京大屠杀

责任编辑：欧阳红

封面设计：刘 丽

序 言

近年来，“化学武器”或者“毒气武器”这一概念和日本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化学战的话题，无论是在学术研究界还是在民众间，都很为人关注。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我想大概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地球上的一些局部地区的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中，曾经使用了枯叶剂等化学物质，对当地造成了污染，其危害甚至持续到现在。接着是在伊拉克与伊朗的战争中不时有使用化学武器的消息传出，受到化学武器攻击的被害者的照片经常被公布在媒体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而这些年来，美国与英国等常常以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拥有化学武器为口实扩大自己在那一地区的影响。特别是 2003 年，美、英等以伊拉克拥有大量的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为由对其进攻，酿成了国际间的轩然大波，至今仍未平息。

而从 1980 年开始，国际社会就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开始了讨论，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中设立了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特别委员会，经过漫长的交涉，终于在 1992 年通过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WC）。该国际公约的签字仪式在 1993 年 1 月举行，于 1997 年 4 月 29 日开始生效。在战后的裁军活动中，该公约的重大突破被认为有两点：一是引入了对化学武器的核查制度和对化学制品流通的监督制度；另一点则

包含了对被遗弃的在以往的战争期间未使用的化学武器的处理和销毁的原则。凡是关注国际社会动向的人们，都会意识到这两点对国际裁军活动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日本人对于毒气伤害的感受，莫过于1995年发生在东京的奥姆真理教毒气杀人事件。那一年的3月20日早上8点多，正是上班的高峰期，在东京著名的官厅街的地下铁路线上，一些被丢弃在地铁列车和车站上的饭盒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在熙熙攘攘的地下赶着上班的人们被这气味熏倒。很快，12人死亡，将近5000人受到伤害。日本警方很快查明，散发了刺鼻气味的是日本的邪教——奥姆真理教故意放置在地铁用以杀人的神经毒瓦斯——沙林。这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发出来尚未投入使用的化学武器，在战争结束50年的时候居然被这样使用了。于是“毒气”一词在日本乃至国际社会的使用率一下子被提高了，成为恐怖的代名词。人们发现，毒气的问题已经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的发生在身边的问題。

而对于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说，真正感受到化学武器危险，恐怕从最近的2003年开始的。那一年的8月4日凌晨4时，黑龙江省第二大城市齐齐哈尔市的一处工地正在紧张地施工。挖掘机在地下将近两米的深处，突然触到了坚硬的物质。工人并不知道将要遇到的危险，继续挖掘后出现了5只金属桶。金属桶已经锈迹斑斑，而且其中一只已经被挖破，桶内流出的油状物溅出并渗入土中。第二天上午，金属桶被送到当地居民区内的一家废品收购站，在切割中又造成两只桶内的油状化学物品外泄，而工地上被污染的残土也被清运到几处地点，造成污染扩散。到晚上，与上述地点相关的许多人相继发生头痛、眼痛、呕吐等症状，而且症状越来越严重。最终造成了43人受伤，一人死亡的重大事件。后来被证明，这些金属桶中的油状液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使用的化学毒剂。于是，日本军队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和在中国遭

弃化学武器的情况，终于被人们广泛地了解了。

其实，日本军队不仅把化学武器不负责任地丢弃、埋藏或遗弃在中国，甚至也同样地丢弃在日本本土。战后，日本从九州到北海道，有许多地方发现了被遗弃的化学武器。特别是在战争中制造化学武器的主要的地方，这种现象就更严重。2002年在神奈川县相模，2003年在茨城县的神栖町又陆续发现了被遗弃的化学武器，有的已经泄漏，渗透到地下水中，对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日本社会广泛地关注，从民间到国会，都在讨论如何调查、如何处理和对受害的日本人给予补偿的问题。

2003年，还有与化学武器问题有密切关系的事情，那就是中国的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受害人的诉讼相继进行了判决。5月1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宣布对第二次侵华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伤害诉讼案的判决，驳回5位原告的诉讼请求。这意味着，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的诉讼败诉。

但是在8月29日对第一次侵华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伤害诉讼案的判决，则确认了日本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遗弃产生伤害的责任及战后没有进行适当的处理以避免伤害产生的责任，做出了向被害人赔偿1.9亿日元的决定。尽管日本政府不服这一判决，随后向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目前仍在审理中，但是，关于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化学战及其危害的问题，已经进一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

人们对这一问题关注，并不是说对这一问题就有深刻的了解。事实上，关于化学武器与化学战的具体情况，并不是人人皆知，媒体的报道中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信息。

十多年前，我们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当时这还是相当冷僻的题目，相关的研究不多，资料更是少得可怜。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充分的资料与结论，而这些资料与结论无论是对了解化学武器与化学战的历史，还是对销毁与处理遗弃化学武器的现实，都起到了相

当大的积极作用。而更值得思考的是，十多年来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研究与一般的研究的最大的不同点，是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突破。与许多从书本到书本、从文献到文献的书斋式的研究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研究有对历史资料的搜集，对文献资料的发掘，而更重要的是对实地的考察，是对当事人的调查。而且我们的调查不仅限于国内，而且要到国外，寻找事件的源头。更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对研究成果的学术式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对成果的社会性的检验。我们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与交涉，应用于遗弃化学武器伤害的诉讼，同国内外的学者、律师及社会活动家、和平团体的联合。总之，我们的研究不是单方面的研究，不是经院式的研究，而是基础与应用相结合的研究，是资料研究与实地考察结合的立体式的交叉性的研究。

我们与国外的学者在研究中促进了相互理解，促进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与解决，促进了中日关系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对于许多人来说，历史研究工作似乎只是同故纸堆打交道，似乎远离生活、远离当代社会，有些枯燥、乏味，其实这是严重的误解。我们在研究日本军队的化学战问题的时候，完全没有那种感觉。虽然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虽然有关的历史事实难以复原，但是，只要潜下心来，真正调查，就会发现活生生的历史，就会看到彩色的世界。凡是有影响的历史著作，无一不是接近生活、介入生活和指导生活的生动活泼的作品。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他走遍各地的高山大川当然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在这本书里，也想将多年来对日本军队化学战问题的调查情况报告出来，让大家循着我们的调查路线，去共同追寻恶魔的踪迹。

目 录

序言 / 1

一 历史与现实之间——认识化学武器 / 1

1. 契机——军人的来访 / 1
2. 孙吴县的毒弹——偶然的发现 / 8
3. 迈开双脚——第一次的调查 / 14

二 追根溯源——寻找毒气炮弹的来历 / 22

1. 发现了线索 / 22
2. 今天的一小步，明天的一大步 / 31

三 跨越国境的调查 / 40

1. 参加八路军军的日本人——重要的桥梁 / 40
2. 跨出国境——扩大视野的前提 / 50
3. 中日共同调查——必不可少的环节 / 71

四 化学战史的回顾／85

1. 日本军队的化学武器开发史／85
2. 日本军队的化学武器种类／90
3. 日本军队的化学战训练／98
4. 残暴的人体毒气实验／111

五 现实的人文关怀／115

1. 悲惨与恐怖——化学武器的伤害／115
2. 湮没的事实——战争中受害的中国军人／121
3. 无声的呐喊——战争中受害的中国平民／128
4. 痛苦远未结束——战后化学武器的伤害／136

六 被害与加害——把事实告诉人们／169

1. 「战犯」的证言会／169

七 诉讼——历史的判决／193

2. 毒气岛历史研究所／176
3. 牢记历史，面向未来／184

八 销毁与处理——面向未来的社会／235

1. 艰难的跨国诉讼／193
2. 维护正义的作证／207
3. 呼吁关注——「8・4事件」／228
1. 日本生化战争责任的被免除与重新追究／235
2.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签署与生效／239
3. 销毁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243

一 历史与现实之间——认识化学武器

1. 契机——军人的来访

1992年春天的一天，两位军人突然来到我当时所在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兵部的同志，来这里是想了解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进行的化学战以及战后遗留的化学武器问题。

当时，我们的研究所确实正在研究日本侵华史，特别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历史。而这一研究是从1986年研究中国东北沦陷史开始的。而为什么当时要研究东北沦陷史，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大的历史背景。

20世纪的80年代，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即将到达顶峰的时期。记得当时的报道中充斥了关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消息：日本的GDP每年扶摇直上，在世界上已经是仅次于美国排第二位的经济大国；日本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日益增强，提供的对外援助也日益增多等。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刺激了日本的国民情绪，所以当时日本社会弥漫着一种兴奋喜悦的情绪，认为日本不要仅仅满足于经济大国的地位，而要发展为政治大国。而趁着这种高涨的情绪，日本的政治家不失时机地提出：为使日本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就要甩掉历史包袱，从而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什么是历史包袱，显然，就是指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和战后对日本的审判。那些政治家认为只有将日本在战后被判刑的案翻过来，日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也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与接纳。

其实，日本这些政治家的想法是相当狭隘的，他们片面地从本国的立场出发，不能也没有能力审视国际社会的全面情况与发展的趋势。所以，在1982年发生了“历史教科书事件”。当

时的日本文部省审定 1982 年度使用的教科书时，对许多教科书提出修正指示，要求作者将“侵略”等态度鲜明的表述改为“进出”等含混模糊的表述。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引起了亚洲及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与愤怒。

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文部省把“侵略中国”改成“向中国的进出”，称日本在南京的大屠杀是由于中国军队抵抗的结果，既是对日本人民，特别是日本年轻一代的欺骗，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侮辱。文章认为日本篡改侵略的历史严重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抗议是正当的，决不是干涉内政。

韩国的《东亚日报》发表文章说：“日本的教育当局把什么样的内容写进教科书，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教育，固然是日本自己的事情。但是，在那样的教科书中对过去侵略朝鲜半岛和进行殖民统治的行为进行美化，那我们就不能漠视了，因为我们清楚地记得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政下度过的是多么辛酸的日子。”文章还批判了对日本文部省把“侵略”改为“进出”，把“弹压”改为“镇压”，把“出兵”改为“派遣”，把“掠夺”改为“转让”的审定意见，指出：“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甚至全世界对日本的侵略历史都是一清二楚的，日本对那一历史是掩盖不了的。”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劳动新闻》也发表了批判的文章；

香港的工会组织、社会团体向日本总领事馆提出抗议书；

越南外交部召见驻越大使，要求更正教科书对越南部分的错误记述。

据统计，从 1982 年 7 月到 9 月的 3 个月间，仅亚洲 19 个国家的主要报纸就发表了关于教科书的批判文章 249 篇。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进步组织和团体也举行了各种集会，对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进行抗议。冲绳的居民还组织了到东京的抗议团。

日本政府在亚洲各国以及本国国民的抗议浪潮中感到焦虑，

也意识到教科书问题已经发展为国际性问题的严重性。8月26日，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以谈话的形式表明日本政府的立场：“对于我国来说，出于同亚洲近邻国家的友好和亲善，应当倾听这些国家的批评，政府有责任纠正这些教科书的记述”。宫泽还表示：今后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应当考虑近邻国家国民的感情。这就是所谓的教科书审定“近邻国家原则”。

但是，教科书事件不过是日本想通过甩掉历史包袱成为政治大国的举动之一。尽管教科书问题在日本发表了“近邻国家原则”后稍有平息，但是，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第二年（1983）访问美国的时候，又明确地提出日本要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观点，表明日本在外交上的强硬的态度。接着，中曾根首相在1984年和1985年连续参拜靖国神社，而且明确指出1985年的参拜是日本右翼强调的“正式参拜”。

1985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也是日本战败40周年。本来，在战争结束40年后，亲身经历战争的人已经逐渐远离社会的中心，人们对战争的记忆也已经淡化。但是日本的这些举动，引起了人们的警觉。于是，在世界各地，许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纪念馆、博物馆建立起来，许多研究团体也开始了积极的关于战争历史的研究。而中国东北地区，则开始了对日本侵略东北时期的14年沦陷史的研究。

记得东北沦陷研究的队伍刚刚组织起来的时候，参与研究的人员中虽然有少数经历过东北沦陷时期的学者，但是多数是连战争都没有经历过的战后出生的中青年学者。由于大家认为对战争没有亲身的感受，对研究的对象不免有许多隔膜之处。在开始的几年里，我们处于初步的摸索时期，到各地搜集资料，了解有关的情况，访问有那一时代经历的老人。到1991年，我们写出了第一批成果。

应当说，我们当时认为研究东北沦陷的历史问题，已经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了，但是现在看，不仅当时的研究成果还相当不成熟，就是在与现实的联系上，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突破。

对于防化兵部同志提出的关于化学武器、化学战的问题，我们不但没有涉及，而且还隐隐地觉得那么专业的问题与我们的历史学似乎不搭界。当时我们只能很抱歉地说：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还没有研究过。

尽管很遗憾，但是两位军人并没觉得突然。他们也知道，这样专业的问题，要求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文科学的研究机构来回答，恐怕也是比较难的。但是，他们仍然向我们详细地说明了来意。

原来，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是国际中被禁止使用的两种大规模杀伤武器。特别是化学武器所造成的伤害远比常规武器严重，而且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所以一直是恐怖的象征。1875年8月27日，德国军队和法国军队间曾经在斯特拉斯堡达成一项国际协定，其中第57条规定“双方不得使用有毒弹头”。可以说这是签订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公约的初期尝试。1899年，在荷兰海牙举行的限制军备和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问题的国际会议（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上，就战争惯例和战争法规的问题通过了三个公约和三项宣言。三项公约分别是：《和平解决国际纷争公约》、《陆战法规惯例公约》、《将日内瓦公约原则用于海战公约》。这三项公约以后成为国际社会基本遵守的战争法则。三项宣言中的一项就是《禁止使用以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为惟一目的之投射物宣言》，其他的宣言分别是：《禁止从气球上投放炮弹或爆炸品的宣言》、《禁止使用达姆弹等武器的宣言》。1907年，44个国家的代表在海牙聚会，讨论限制军备和维护和平的话题。讨论进行了4个月，通过了13项条约，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原则再次得到重申。

但是，即使得到多数国家的赞同，国际条约或宣言的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这是因为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不同。在国际社会中没有最高权威和政府，缺少统一意志和价值道德观念，也难以建立得到普遍公认的能够对各国加以限制和实行关系调整的强制性的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德国首次把毒气武器大规模地投

入战争。后来，英国方面也同样使用化学武器针对德国进行报复。当时，使用最多的化学武器是氯气。使用的结果是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巨大的人员伤亡。根据战后的统计，在那次战争中，交战的双方共有 2100 万人受伤，840 万人死亡。而受到化学武器伤害伤亡的达到 100 万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于 1920 年 1 月诞生了“国际联盟”，即“国联”。国联是当时理想主义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的产物，因此“国际联盟”的主要宗旨被确定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和平解决争端、保障安全、裁军。显然，禁止使用化学武器也是“国际联盟”努力的重要目标之一。于是就产生了 1925 年 6 月 17 日通过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日内瓦议定书）。日内瓦议定书再一次明确了约束各国在战争中使用受国际舆论谴责的窒息性气体、有毒气体及作用类似之一切气体、液体和物质的原则，而且指出这一原则也适用于细菌学之战争手段。

但是，这一国际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遭到了践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无论是同盟国还是轴心国方面，都已经掌握了化学武器的技术，多数大国拥有了化学武器。但是，由于有一战的教训，多数国家担心受到对方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复，所以不大敢冒然使用化学武器。但只有日本在中国战场放肆地使用了化学武器。因为中国当时不具备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报复的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德国又研制出了如“沙林”、“塔崩”等新型的化学武器，但还没有来得及在战争中使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使用生物与化学武器的危险并没有消除。60 年代，美国在越南战场上使用了“枯叶剂”，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的反对。制定新的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公约，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重大课题。所以，1969 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提议讨论制定新的禁止生物化学武器的建议。

1972 年，首先通过了全面禁止生物武器，即细菌武器公约